

青州广固城与慕容氏的旷世情缘

据史书记载,公元410年,南燕国都广固城附近下起了血雨,一道十余丈长的流星划天而过,陨落于广固郊外,被人认为是不祥凶兆。北阳河水从被东晋刘裕堵死的五龙口汹涌溢出,一时浊浪排空,扑向摇摇欲坠的广固城,城门外,传来令人心悸的“鬼哭声”!这是南燕王朝的末日,更是慕容皇族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最后的投影。这个家族曾英雄盖世、风光无限,却在这个愁云惨淡的城破之日,听到了山河破碎的凄凉挽歌。

青州广固 曾遭“三屠”的多难之城

广固城是一座多灾多难的城市,历史曾惨遭三次血屠。

第一次屠城在曹魏时代,他在青州尧王山下筑一座新城,把青州州治、齐郡郡治和临淄县治三级政府全都迁到这里。这座新城,就是后来成为南燕国都的广固城,它背靠高山,数水环绕,“四周绝涧,沮(jū)水深隍”、“有大润甚广,因以为固”,故称广固城。

不久,割据青州的曹魏惨遭后赵石虎所率四万大军的攻打,曹魏无奈,开门投降,被押送至当时的后赵国都襄国(今河北邢台),被石勒处死。攻陷广固后,残暴的石虎在坑杀三万多青州军民后,依然杀戮不停,几乎将青州城杀成一座死城!

新任命的青州刺史刘征向石虎抱怨说:“你留我做青州刺史,没有居民,我做什么刺史?我干脆回去算了!”石虎刀下留下男女700余口,又从秦州迁来三万户,刘征这才免当光杆司令,出任青州刺史。

第二次屠城发生在段龛时代。他不满慕容儁登上帝位,致信攻讨,前燕皇帝慕容儁龙颜大怒,派名将慕容恪派兵弹压。见段龛拥坚城固守,慕容恪决定采用长期围困的战术,连砍柴的小路也被切断,段龛调动全部兵马出城战斗,被慕容恪打得大败,几乎全军覆没。段龛败退广固城,慕容恪围困数月,城中粮尽,“人相食”,段龛走投无路,只好投降,被押送蓟城,先被慕容儁任命为伏顺将军,随即被杀。跟随段龛投降的军民均遭坑杀,广固城仅幸存3000户,全被迁往蓟州。

石虎、慕容恪屠广固,杀人不毁城,而到了东晋刘裕屠广固时,则不仅杀光了慕容皇族,还把这座齐鲁名城从地面上直接抹掉了!公元410年刘裕灭南燕时,广固城龄九十九岁,距其百岁生日,只差一年。

南燕亡国实属咎由自取,慕容超为虏获乐伎,竟两次侵扰东晋国境,此时刘裕正欲北伐,慕容超轻启边衅正好为刘裕制造了战争借口。在身经百战的刘裕面前,慕容超不堪一击,甫一交手,南燕便溃不成军,慕容超退守广固内城,长达近10个月的广固保卫战,自此拉开了惨烈血腥的序幕。

直面刘裕麾下的虎狼之师,慕容超的南燕孤军抵抗得异常勇猛顽强。慕容超使尽了浑身解数,其宠臣公孙五楼、贺赖卢挖地道带兵出城反击晋军;慕容超还两次派使臣冒死冲出城去,向后秦求援……但一切努力,均化为泡影。

南燕叛臣张纲为刘裕造冲车,覆以版屋,蒙之以皮,城上的火石弓矢难撼其分毫。张纲还为刘裕创制了飞楼、悬梯、木幔等攻城武器,使东晋军迅速逼近广固,四面攻打,南燕军的伤亡与日俱增,慕容超大怒,将张纲的母亲悬于城头,残忍肢解。

即便局势如此危厄,城内的南燕军民依然做着垂死挣扎,但是,当刘裕祭出其狠辣致命的杀手锏后,南燕军民的抵抗意志,瞬间便瓦解坍塌了!这招毒计曾屡试不爽,此前的广固守卫者曹魏、段龛同样不堪忍受、中招则降,慕容超也概莫能外。刘裕堵住了广固附近的五龙口,暴涨改道



慕容后人于青州广固城遗址祭拜先祖。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主任记者 张松 摄



考察青州广固城遗址的慕容后人。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主任记者 张松 摄

的河水怒涛滚滚,扑向广固,当登立城头远望这道夹带着死亡气息的“白龙”由远及近扑向广固城时,一个恐怖闪念在慕容超脑中炸响:末日到了!

这招毒计,是河间人玄文密呈给刘裕的。他说:“昔赵攻曹魏,望气者以为涇水带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龙口,城必自陷。石季龙从之,而魏请降。后慕容恪之围段龛,亦如之,而龛降。降后无几,又震开之。今旧基犹在,可塞之。”刘裕从其言,如法炮制,广固城惨遭灭顶之灾。

十六国南北朝时期的城墙为土筑,土墙最怕的是水淹,大水扑来,土软墙塌,便是城破之日。大水入城,南燕军民苦不堪言,柴草粮米皆湿,无法生火做饭,本来就吃不饱如今只能吃生食。更糟的是,每天泡在水里战斗,简直无法忍受。史载,城中大半男女患了脚弱病。

脚弱病,可能是脚气病或风湿症,此病今天看来不算事,但在医学不发达的古代,却是一难治顽疾。东晋葛洪曾这样描述过“脚弱病”症状:“脚气之病,先起岭南,稍来江东,得之无渐,或微觉疼痛(bì),或两胫小满,或行起忽弱,或小腹不仁,或时冷时热,皆其候也。不即治,转上入腹,便发气,则杀人。”由此可知,当时被大水环困的广固军民,因患脚弱病,非战斗减员大增,城破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继续抵抗已经失去了意义。

当刘裕发起最后总攻时,广固城已是一座奄奄一息的半死之城。尚

书悦寿打开城门放晋军进城,仓皇出逃的慕容超被擒斩首。刘裕恼怒广固城军民的抵抗坚守,咬牙切齿欲屠城,南燕降臣韩范苦谏,认为屠城不利于以后的北伐,不利于民众的归附,刘裕才未血洗广固,但仍斩杀了南燕王公以下三千人,留下一万多名妇女儿童,免去一死,作为战利品赏给将士。据说,慕容女子身材高挑,皮肤白皙,十分漂亮,其中很多人被刘裕的军士占为妻妾,或转卖给汉族世家做婢妾。慕容德带至广固的这枝慕容皇族,国亡而族灭。

虽攻下广固,仍难消刘裕心头之恨,他一声令下,将这座南燕国都夷为平地。随后,刘裕任命羊穆之为青州刺史,但广固已无,何处存身?羊穆之只得另筑一城,这就是青州历史上的第三座城市:东阳城。而广固城,则永远地消失了。

在南燕亡国后的千年岁月里,不时有文人墨客路过广固废墟,歌诗怀古,一无名氏所作的《广固遗址》诗,慨叹南燕成败,浸透光阴苍凉:南燕旧都何处踪?北阳河岸色葱葱。历书纷载析三遍,沟壑纵横裂五龙。车马曾经坐日月,堞城几欲出霄空。十年两代兴亡史,留与后人评慕容。

不过,刘裕虽血屠青州广固城,却未能杀绝齐鲁慕容氏。在今山东龙口、栖霞一带,仍分布着不少慕容村,生活着成百上千的慕容后人,如慕容登海、慕容一杰、慕容青峰、慕容安卫等,这其中的慕容名人有承办过曾风靡大江南北的“非诚勿扰”节目的原百

合网副总裁慕岩、名画家慕安亮……

据慕容文化专家慕志宇考证,龙口、栖霞一带的慕容姓人士,应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后汉大将慕容彦超之后。另有说法则称,从历史传承及逻辑角度讲,今天齐鲁大地的慕容之人,可能还是当年由慕容德从邺城带出的龙城慕容系的概率更大一些。

《南燕春梦》

一本书引出的慕容情缘

辽西慕容氏与山东青州的千载往事被再度提及,并逐渐升温,是由一本名叫《南燕春梦》的历史小说引发的,此书的作者是今年(2019年)76岁的青州作家刘继孔。

刘继孔曾创作过《紫娟花》、《刘翔传奇》等以青州古今人物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一次,某政协领导对他说:“你应该写写慕容德,他是青州乃至山东最大的名人!”此语正合刘继孔心意。

为写成这部小说,刘继孔数次到广固城遗址考察,收集各种史料,如《晋书》、《十六国春秋》、《青州府志》、《青州县志》,包括《鲜卑帝国》、《青州历史五千年》等小说与通俗历史读本,他都悉数阅览。从2007年开始酝酿,到2014年大作出版,历时7年,增删数次,刘继孔才完成了自己这部四五十万字的心血之作。原山东青州市委书记孙忠礼、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李森分别为此书作序,支持刘继孔对这段遥远历史的艺术再现,肯定他为慕容文化的宣传、推广所做的突出贡献。“齐鲁大地历史悠久,千年青州更是名人辈出,但从青州到山东,仅出过两位皇帝:来自辽西的慕容德与慕容超。慕容德是山东的历史名人,是青州人的骄傲!”刘继孔感叹道。

这部小说出版后,很快被山东九月飞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相中,经努力,已获批改编,准备用两年时间拍摄推出,选中的男女主角框定在陆毅、吴刚、张丰毅、霍思燕、王力可、关晓彤等国内演艺界大牌身上。若此剧拍摄成功,将是目前国内展现慕容历史的第一部大型史诗电视连续剧。

此消息一经发出,便被正在青州推广免费慈善养老事业的山东慕容后人慕泉军迅速发布到慕容族人网上,恰巧被另一位慕容后人,祖籍山东龙口市石良镇丰仪炉村、现定居沈阳的慕连才看到。经慕连才促动,沈

阳的慕晓亮、慕明玺等慕容氏代表立即飞赴青州,由慕一杰、慕志宇、慕泉军、慕青峰、慕容安卫等龙口慕容后人引路,与作家刘继孔及相关青州领导见面并开座谈会……谁能想到,辽西慕容的悠远往事,竟会在距龙城朝阳千里之遥的山东青州、这座山东最古老的城市,绽放出令人期盼的月光光环呢?

在这次青州之行中,慕容后人还从热心古建事业的青州企业家李信董事长处了解到,青州有关方面正在探讨,以广固城为核心,对这座千年古城遗址进行整体发掘,以其为中心,利用水系的布局和自然地貌的有机结合,构建一座面积达100平方公里的帝都古城,由此形成一个集环境打造、传统教育、民族特产、养老、中医等产业为一体的特色小镇,内含别墅、文化学校、水乡古式四合院等相关建筑,进入古城,便会让到访者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体现国人的君子之风。

拜祭广固

慕容后人的感伤与宏愿

清明时节雨纷纷,慕晓亮、慕明玺、慕连才、慕志宇、慕一杰等慕容后人第一次来到青州广固城遗址,这块四水环绕,古今潮湿乃至泥泞之地,这里,深藏着一段有关慕容王朝的忧伤往事。

兴于大凌河,亡于五龙口,因水而生,因水而灭,有谁知,起家辽西龙城的慕容燕国,却是在远在千里之外的齐鲁青州,画上最终句号的。若想想清朝阳三燕历史的全貌,就一定要来山东,收笔在青州。

当地老乡告诉来访的慕容后人,这里的住户,已无慕容姓之人,多数姓氏。早些年,还能看到筑城的砖石,挖地窖,经常能发现成罐成缸的铜钱,及大量的鹿骨。广固古城,如今已埋于农田之下,春耕时节,地面上经常能看到锄地翻出的各式陶片,由其质地、样式看,似有千年之龄。

在南燕广固城遗址,慕晓亮、慕一杰们焚纸燃香,鞠躬行礼,祭拜千年前死难于此的慕容先祖,慕明玺更是触景生情,唱起了缅怀兄弟情深的慕容“阿干歌”……

虽然关于慕容燕国之兴亡,古今史家品头论足,写得洋洋洒洒。金庸笔下的慕容复为兴大燕,绝妻舍友,无情无义,但平心而论,慕容之兴,兴于情,慕容之亡,亡于情。从慕容德、慕容吐谷浑、慕容翰到慕容垂、慕容德、慕容超,这些多情的慕容英豪的人生起落、悲欢离合,无非是为了家族、母亲、兄弟、妻子与朋友,说千道万,绕不开一个“情”字。

想当年,与慕容氏并起的塞外群雄,而今已纷纷淹没,或身死族灭,或远走他乡,或同化融合,或易姓更名,唯有慕容慕氏一姓,历经千年风雨,无数磨难,绵延至今。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慕容后人中还涌现出慕湘、慕生桂、慕容楚强等革命先辈,特别是打通青藏公路的慕生忠将军,为世人敬仰,是慕容族人的共同骄傲。由此思之,重访广固的慕容后人,凝于心中的千年沉重便悄然化为千年的释然,而将已融入中华文明的慕容文化发扬光大,不负先人之志,也便成了这些慕容后人前进之方向,奋斗之宏愿!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主任记者 张松